

独白

在这个世界上

| 苇子 文 |

身在这个著名医院的门诊室，目睹前来看病的人们，硬是把门诊大厅挤成了菜市场。不同的是，菜市场里的人们面对的是颜色鲜艳的瓜果蔬菜，脚步也是悠闲自在，可以走走停停，问问价砍砍价；而在这里，病者脸上挂着痛苦的表情，陪同者更是焦虑不已。所有担忧、恐惧、焦急都汇集到了一起，形成了那飘忽、有些跌撞的脚步，那焦躁、悲伤的情绪。一辆辆急匆匆的救护车，上面躺着一个个毫无声息的危重病人，偶尔会传来哭声，有的嚎啕，有的克制，那说明可能又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归于沉寂……
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手术室门前更令人窒息。当病人挂着冰冷的盐水，冰冷的针管刺破皮肤、冰冷的器械叮当碰撞、冰冷的手术刀刀划开皮肤，真的不知道那些柔软的血肉是如何承受这种刺激的，尤其是那一颗颗脆弱的心脏，又是如何承受这种粗暴的割裂的。当手术室的门关上，红灯亮起来，门前的家人、朋友瞬间被隔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你完全不知道门里

的情况，你完全就是个茫然无知的人，你比手术的人更像一个任由宰割的人，等待着命运的审判，会有人告诉你，手术成功或失败，那不过是一对嘴唇碰撞的结果，好像是轻轻的，但对你来说那就是雨过天晴或晴天霹雳。

我与所有等在门前的家属一样，深深感到无能为力。所有的消毒水、门扉、口罩上方的眼睛、匆匆的脚步，甚至那亮着的灯，都是毫无生命感的，都是死寂般的冰冷与拒绝。可我的心却是热的，岂止是热的，简直就是沸腾的。门里的人，与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，却令我心心念念，也许在这个人的身上，我感受到的是我自己的处境。人在世上，世事无常，又有谁能够逃脱这永恒的宿命呢？我能做的，就是一刻不停地为他们祈祷，我求老天爷保佑他们，我求有灵的万物保佑他们，求所有能求的一切。直到那门打开，医生摘下口罩说手术成功了。那一刻，我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，转过身，泪流满面……

我知道我的心是如此柔软，我会为一个并非是我亲的人人

而流泪，我也相信，此刻，我会为任何一个渡过难关的人而哭泣。我哭的是人如此渺小无力，在所谓的命运面前，谁还有还手之力？我也哭生命的顽强，一次次坚定地搏斗，拼死地回归，谁还能说自己是弱小的？我们在俗世里所积累的一切功名、财富，当面对生死时，都重新化为零。如果某一天我们也被迫通过这道门时，被迫在生死之间往返时，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有意义，什么是徒劳的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此之前有所感悟呢？

也许，你会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表达你的关爱，只因为这个人对你有用；也许，你会对一个陌生人的痛苦视而不见，只因为他与你无关。世上的法则，似乎就是要更多地结识权贵获得利益，否则你都会躲得远远的。但你不知道，有一天你自己也会成为那个陌生人，与别人无关的人。所以，任何时候，任何事情，你都不能置身度外。就像今天，我被自己感动，被自己为一个非亲缘关系的人，深刻地痛苦、深刻地欢喜一样。

你我他

姐姐的心愿

| 黄玉梅 文 |

汽车行进在欧洲腹地，虽已是初冬时节，道路两旁尽是如绿毯似的齐齐芳草，三五成群的花白奶牛悠闲漫步，一处处村落掩映在金黄斑驳的树丛中，阿尔卑斯山顶的皑皑白雪绵延起伏，与白云蓝天交融相拥，这样的如画风景曾多少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如今置身其间，心中涌起小时候的诸多往事来……

民间常有长姐如母的说法，在我家里，亦是如此。排行老大的姐姐比老小的我年长十五岁，我出生时穿的纱褂、纱裤（废旧沙手套拆下来的纱线织成），以及后来上小学直至初中的毛衣、毛裤，都是姐姐亲手所织。姐姐特别心灵手巧，什么款式时髦，她就织什么款式，什么外衣好看，她就给我做什么款式。

由于母亲与我和小哥都是乡下户口，从我记事起，姐姐就代替了没有文化的母亲，一直操心着我长大后的出路。看着大眼睛又机灵的我，姐姐的心愿是我长大能考进文工团，成为一名吃皇粮的演员。所以从我六七岁开始，她就教我压腿、弯腰、劈叉，教我跳她在宣传队里学来的舞蹈，每到寒暑假，还把我接到她工作的市里，请她在文工团和话剧团的同学给我集训。晨光熹微里，我跟文工团员们练舞蹈基本功，夜幕低垂时，看话剧演

员们排话剧，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一双绣花鞋》等剧目，似懂非懂的我看得特别认真，因为姐姐常常告诉我，除了考文工团、话剧团，我无路可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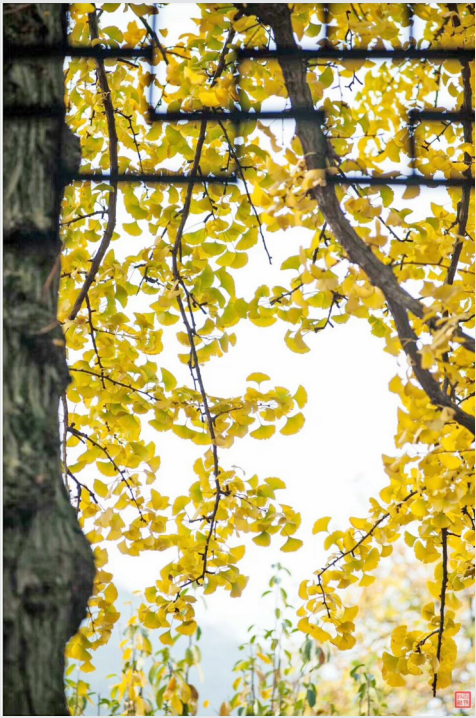
正当我被熏陶出小小的文艺范，似乎离演员梦近了一步时，姐姐却改变了她的设想。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，姐姐成了一名外语学院的大学生。随着她人生阅历的提升，姐姐开始不再要求我练话剧舞蹈。那一年我读小学三年级，她看到了书包翻身的希望，中高考给每个农村孩子带来了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于是，姐姐的每封信都在关心我的语文数学学得怎么样，课外书读了哪些，等到她寒暑假回家，就像严师一样每天督促我学习，她的第二个心愿，是我能通过努力学习跳出农门。在姐姐持之以恒的关心督促下，十年后，我回乡里的中学参加中考，成为那年唯一一名应届生考取了省重点中专。

四年的师范学习，使我的音乐舞蹈、文学朗诵水平有了质的飞跃，当年的城市小黑户华丽转身为都市美少女，还获得了市十佳业余播音员的称号。时值八十年代初，一股出国热席卷着全国各地，姐姐的心愿是希望我能到国外去，嫁个有海外关系的富裕之家，过上西方社会的上流生活。姐姐给我拿来了法语教科书，每周六晚上教我学

习简单的法语会话。

初出校门的我，成了一名教师、大队辅导员，认识了设计院的穷小伙。姐姐很有些失望，姐姐的高知朋友也出来劝阻：他能买得起钢琴吗？他有房子吗？他能给你优雅的生活吗？我囁囁着说：不能。朋友说：那为什么要嫁给他？像你这么靓丽有才华的女孩子，应当有更好的选择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，只是觉得穷小伙对我无比的好。面对穷小伙的锲而不舍与坚韧不拔，我毅然选择了爱情，与他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但这一回似乎与姐姐的心愿有点远了。

结婚十年，穷小伙发奋努力，成为一家外企的总经理；结婚十八年，他开办了自己的企业。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姐姐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三年前，我们入住太湖边的新宅，姐姐看了更是对“穷小伙”夸赞有加。今年，“穷小伙”挤出十多天的时间，陪我法国瑞士深度游。我们在高高的阿尔卑斯雪山上泡温泉，在塞纳河乘船揽胜，在卢浮宫里观摩艺术珍品，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漫步购物，添置了名包、名表。在瑞士特洛伊巴德的酒店大堂里，我看到了与家里同款的施坦威钢琴，禁不住弹了几曲，大厅里立时响起了中国风的钢琴曲……



惠山秋

摄影/刘国良

私人语录

旧照流年

| 虹全 文 |

每个人的心里，都会有一种在岁月中留下痕迹的渴望。于是，每个人，都对照片有着特别的情感。快门按动的瞬间，定格的不只是一个刹那的微笑，更是年华里的一声足音。

曾经在老家的木箱里，翻出一叠古老的照片，照片中的男女们都那么年轻，一种时光掩不住的激情。那是我先父先母、舅舅舅妈、阿姨姨夫。何曾知道，他们也有过如此青春的容颜。是啊，看着自己儿时的留影，也是有着太多的叹惋，那样的时刻，如隔河遥望，那一片不可碰触的年华，圣洁遥远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别说在亲人们年轻时，就在我自己的童年，照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时，照相是一件新奇的事，也是一件大事。所以，在镜头前，紧张而兴奋，而正是那些生涩而僵硬的形象，最让人怀念。甚至可以清晰地记起当时的种种细节，包括那一瞬间的心境。

那时的照片，时间跨度很大，相隔最近的两张，也要半年以上，而长的，可以是几年。那些没有照片留下的年月，即便有难忘的时刻，也是不甚明了。每一张照片，在回忆里，都固守在某一点，细细凝望，那一点上，便会辐射出太多的情节，于是，其前后的日子便会逐一亮起。就这样串联起所有的过往，如网纠结，而照片，就是那些相交的结点。

如今，人手一部智能手机，照相镜头超高级，像素达到几千几万。如果愿意，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每一天，都可以留下太多的刹那。不必担心被时光漫漶，如今的照片，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手机、电脑之中，再无泛黄之忧。

一个人的一生，也许可以用几张特定的照片来概括。满月照，百日照，周岁照，然后学生照，身份证照，结婚照，一直到最后的遗像。尘埃落尽，枝蔓折尽，生命竟也可以如此简单明了。

是的，那些照片，真的是承载了太多的岁月流年，也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沧桑变迁。情之所系，并非只是那一纸方寸，更多的，是寸心间的所思所感。所以，岁月，才会如此多感，又是如此多情。